

效法耶穌：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 對殉道的渴望

張 闊¹

本文以殉道精神為主軸，描繪初期教會的內外威脅與困境，並以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說明其殉道歷程與貢獻。在依納爵的囚犯之旅中，他致書信於各地教會，這些書信是瞭解依納爵的關鍵，包括他對基督徒身分的認知、他視殉道乃是效法基督的方式，乃至他透過聖秩與感恩聖事強調教會的合一，以及他與基督合一的末世論思想。

前 言

教會的前三個世紀以殉道著稱，許多人認為小亞細亞是基督徒殉道的搖籃。羅馬政府傾向於以教會領導為殉道的主要對象，以此達到威脅基督徒和教會解散的目的。² 基督徒之所以如此不受政府的歡迎，主要原因在於基督徒拒絕向羅馬神祇致敬，為羅馬政府而言，政治和宗教並沒有區別，拒絕崇敬羅馬神祇，被認為是拒絕被羅馬統治。在宗教層面上對羅馬神祇的反對和拒絕，會造成公開的反抗。所以，崇敬羅馬神祇不僅是

¹ 本文作者：張闊，中國廣州教區神父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碩士畢。

² Gerald L. Sittser, *Water from a Deep Well: Christian Spirituality from Early Martyrs to Modern Missionaries* (Downers Grove, Illinois: IVP Books, 2007), p.30.

宗教事務，更是政治態度。³ 雖然殉道事件對教友造成巨大的恐懼，一些教友無法自由表達信仰而叛教，但殉道者的故事也成為了教會內部爭相口耳相傳的信仰事蹟。

初期教會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（Ignatius of Antioch，+98~117）便是殉道的典範之一。依納爵膾炙人口的名言流傳至今天：「我是天主的麥粒，被野獸的牙齒磨碎，成為基督純潔的麵餅。」⁴ 一般而言，我們會認為殉道者以大無畏的精神走向死亡，令人讚歎不已。依納爵給我們展示了殉道的心理歷程、面對死亡的人性掙扎。其殉道最為突出的一點令人驚訝，即為了反駁異端，證明耶穌具有真正的人性而殉道。

對於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思想的瞭解來自於七封書信，至於依納爵的長式文本、短式文本和流傳的《依納爵行實》（*Acts of Ignatius*）這本著作，學者們認為這本著作源自第五世紀的偽作⁵，

³ Ralph Martin Novak, *Christianity and the Roman Empire: Background Texts* (Harrisburg, Pennsylvania: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, 2001), p.52.

⁴ Francis X. Glimm, Joseph M.F. Marique and Gerald G. Walsh, trans. *The Apostolic Fathers, To the Roman*, 4.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: A New Translation, Vol. I. (Washington, D.C.: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, 2008), p.109. Henceforth, the use of the seven letters of Ignatius in this article will directly use the names of the letters: Ephesians, Magnesians, Trallians, Romans, Philadelphians, Smyrnaeans and Polycarp.

⁵ Candida R. Moss, *Ancient Christian Martyrdom: Diverse Practices, Theologies, and Traditions*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12), p.52.

並不在本文的探討之列，也不會截取任何內容，因為學者們認為只有那七封書信屬於依納爵，方可呈現真正的依納爵。

本文首先呈現依納爵時代教會所面臨的內外交困：第二部分聚焦於依納爵的囚犯之旅，從身心兩個層面詮釋這一旅程。第三部分側重於依納爵對於基督徒身分的認知，殉道乃是效法基督的方式。第四部分以聖事性和末世論層面，詮釋依納爵的合一理念。

一、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時代的教會內外危機

依納爵的時代，教會內外危機皆存在。首先敘述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時期的殉道危機，這一層面主要源自外部的威脅。其次簡要敘述他的書信，以及教會所面對的內部的威脅，這也是依納爵在書信內不斷重複的：教會需要團結。

（一）教會的外部危機

地方官小普林尼（Pliny the Younger, 61~113）於主曆 110 年給皇帝的信件表達了他的疑惑。該信件及皇帝的回信，可說為日後羅馬政府對待基督徒的態度訂下了基本政策。小普林尼在信中表達了疑惑：如何對待青年和老年基督徒？如何對待那些悔改者？如何對待那些沒有任何罪行的基督徒？⁶ 小普林尼疑惑對待基督徒的策略，指出基督徒沒有任何罪行，只因是基督徒的

⁶ Pliny The Younger, *Complete Letters*, trans P. G. Walsh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), p.278.

身分，卻遭受酷刑和死亡。這個疑惑表明，小普林尼在之前的政治生涯中，從未遇見過。

小普林尼依照過去的案件流程措施處理基督徒。三次詢問是否是基督徒，且以死刑威脅。頑固的基督徒被處以死刑；而羅馬人，則登記押解送至羅馬。至於背教者，則命令他們向諸神和皇帝的塑像獻香和酒，並詛咒基督，那麼這些背教者得以無罪釋放。由於被起訴的基督徒數量眾多，且存在不同年齡、不同階層和男女性別的差異，不只是在城市中盛行，且向農村地區蔓延。小普林尼的結論是：基督徒的禮儀行為是墮落的迷信，並無實質性的犯罪。⁷

小普林尼的信件中，提出對基督徒運動的基本看法：其一，經濟層面的擾亂。因基督徒崇拜耶穌，皈依者拋棄廟宇崇拜，導致廟宇祭獻和商人的受益損失巨大，而影響了生計。所以，小普林尼時期所管轄的地區社會動盪，經濟惡化。⁸ 其二，小普林尼認為基督徒是政治社團。基督徒關心病人，組織社會活動，埋葬死人，支持孤兒寡婦，為窮人籌款。其三，基督徒信仰和實踐，與文化標準大相逕庭；因為他們在清晨聚會，崇拜耶穌基督如同神。其四，基督徒具有嚴格的高倫理水準，且常為聖餐而聚會。⁹

⁷ *Ibid*, p.279.

⁸ Kenneth R. Morris, "'Pure Wheat of God' or Neurotic Deathwish?: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Ignatius of Antioch's Zeal for Martyrdom", *Fides et Historia* 26, no. 3 (Fall 1994), p.26.

⁹ Gerald L. Sittser, *Water from a Deep Well*, p.48.

圖拉真皇帝 (Trajan, 98~117) 的回信，為日後針對基督徒的措施訂下了基調。圖拉真首先肯定小普林尼針對基督徒所採用的措施；其次說明並沒有制定特定的法律常規；第三，無需去搜尋基督徒；第四，如果基督徒有罪，必須嚴懲；如果他否認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和崇敬羅馬的神，則可豁免；第五，匿名舉報在法律訴訟中沒有效用。¹⁰ 小普林尼已明言基督徒並無社會罪行，且遵守國家法律，反對倫理罪行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把基督當作神來崇拜。為何圖拉真皇帝不承認基督是神？或將基督變為羅馬萬神殿中的一位？或像對待猶太人一樣對待基督徒？

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 (Eusebius, 275~339) 在其著《教會史》中，反應了圖拉真皇帝時期的殉道。羅馬的克來孟主教致信格林多教會，因該教會發生了混亂和紛爭，而克來孟 (Clement, +100) 於圖拉真時期去世¹¹，傳言以船錨綁縛於身上沉於海中。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默盎高齡 (Simeon, +107) 120 歲，慘遭各種折磨，最終被釘死於十字架。¹² 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從敘利亞被押解到羅馬，遭受酷刑而死。¹³

尼祿時期，只是在羅馬發動了對基督徒的迫害。而在圖拉

¹⁰ Pliny The Younger, *Complete Letters*, p.279.

¹¹ Eusebius, *Ecclesiastical History*, Book 3, chapter 34. Eusebius Pamphilus, *Eusebius' Ecclesiastical History: Complete and Unabridged*, trans. C.F. Cruse (Peabody, Massachusetts: Hendrickson Publishers, 1998), p.99.

¹² Eusebius, *Ecclesiastical History*, chapter 32.

¹³ Eusebius, *Ecclesiastical History*, chapter 36.

真時期，卻將此迫害擴大到基督徒的至少三大主要城市教會：羅馬、耶路撒冷和安提約基雅。所以，由圖拉真皇帝開始，對於基督徒的迫害逐漸呈現擴大化的趨勢。

（二）依納爵書信背景和教會內部危機

對於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被捕之前的事蹟，缺乏更多的資料來佐證。奧利振（185~254）在其著作中 *Homilies on Luke* (6.4) 談及依納爵是安提約基雅的第二任主教。優西比烏言及依納爵是安提約基雅的第二任主教¹⁴，接替伯多祿的職位。但熱羅尼莫（342~420）提及依納爵是安提約基雅的第三任主教，發生於圖拉真在位的第十一年。¹⁵ 所以，從年代學角度而言，奧利振比較接近依納爵的時代，可確知依納爵為安提約基雅的第二任主教，且在圖拉真皇帝時期殉道。

依納爵被捕的原因眾說紛紜。其中一個比較可信的原因來自民間對基督徒的排斥，而導致政府的介入，最終以犧牲教會負責人的代價平息民間的怒火。根據瑪拉拉斯（John Malalas, 750, *Chronography*）的編年誌，當圖拉真皇帝爭戰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美亞期間（A.D.114/5），駐紮於安提約基雅。於此期間，安提約基雅發生了大地震，導致許多建築物倒塌、居民喪生。民衆認為基督徒的信仰引發了眾神的憤怒，進而引發了對基督徒的迫

¹⁴ 同上。

¹⁵ D. S. Wallace-Hadrill, *Christian Antioch: A Study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in the East* (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9), p.20.

害。依納爵受審判的時間為 115 年 12 月 13 日。¹⁶ 一些基督徒在安提約基雅被殺，而依納爵則被押往羅馬。一般而言，學者們認為依納爵死於主曆 107~115 年間。¹⁷

依納爵在囚犯途中親筆撰寫書信的數量，在歷史發展中有不同發現。優西比烏在著作中提到了依納爵的七封書信。¹⁸ 中世紀時期，卻出現 13 封依納爵書信的文集¹⁹，稱之為長式修訂本，甚至伯爾納德（St. Bernard of Clairvaux, 1090~1153）亦引用了其中 *Ignatius to Mary* 這封書信。1845 年，出現了依納爵《致厄弗所人書》、《致羅馬人書》和《致玻利卡普書》三本依納爵書信集，稱之為短式修訂本。²⁰ 近代學者們普遍接受依納爵主教親筆書信有七封²¹，且在時間倉促的情況下完成他的書信，書寫

¹⁶ 同上，pp.5, 20.

¹⁷ John-Paul Lotz, *Ignatius and Concord: The Background and Use of the Language of Concord in the Letters of Ignatius of Antioch* (New York: Peter Lang, 2007), p.6.

¹⁸ Eusebius, *Ecclesiastical History*, chapter 36.

¹⁹ Brent Allen, *Ignatius of Antioch: A Martyr Bishop and the Origin of Episcopacy* (New York: T&T Clark, 2009), p.3. 十三封書信分別如下：1. *Ephesians*；2. *Romans*；3. *Trallians*；4. *Magnesians*；5. *Philadelphia*；6. *Smyrnaeans*；7. *Polycarp*；8. *Tarsians*；9. *Philippians*；10. *Antiochenes*；11. *Hero*；12. *Mary to Ignatius*；13. *Ignatius to Mary*.

²⁰ *Ibid.*, p.8.

²¹ 本文以下採用各書信的縮寫：《致厄弗所人書》（弗）、《致瑪尼西人書》（瑪）、《致塔林書》（塔）、《致羅馬人書》（羅）、《致斐拉德人書》（斐）、《致斯明納人書》（斯）、《致玻利卡普書》（玻）。

的環境也極為艱困窘迫。

依納爵時期的教會遇到了教會內部的威脅。依納爵的書信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，而且聚焦於地方教會的團結。其信件內容結構缺乏連續性，只是片段的組合。依納爵在《致厄弗所人書》(13.1) 中提及衆信友需團結一致，以摧毀撒旦的誘惑。由於依納爵來自安提約基雅，他多次在信中提及該城應以團結為主，且為安提約基雅的教會恢復了和平而喜悅（斐 10；斯 11；坡 7）。依納爵之所以強調教會的團結，一方面由於受到了異端的侵襲，另一方面是因為殉道的危機給各地教會帶來了衝擊。

二、依納爵的身心之旅

依納爵囚犯旅程中，經歷了身體和心靈的雙重磨難。從亞洲到歐洲，路途遙遠，採用水陸交通兩種模式，且經歷了非人的對待。依納爵明知死亡等待著他，心力交瘁，內心起伏變化，需要他人的鼓勵和安慰。

（一）囚犯之旅

羅馬帝國於第一世紀時有三大都會城市：羅馬、亞歷山大和安提約基雅。安提約基雅（今在土耳其境內）在教會初期具有顯赫的地位，基督徒一詞便由此而來（宗十一 26）。

依納爵囚犯的旅程相當漫長，從亞洲的敘利亞到達歐洲的羅馬。依據優西比烏的說法，依納爵殉道的第一站便是斯米納，

第二站是特羅亞，第三站為羅馬。²² 這段囚犯之旅亦在其他地方作短暫停留，士兵押解依納爵一行人先去了里卡斯的勞狄刻雅。²³ 之所以採用優西比烏的說法，是因依納爵在斯米納和特羅亞這兩個地方寫了七封信，它們是瞭解依納爵最重要的文本。

依納爵殉道之路的第一站是斯米納，玻利卡普便是此城的主教。從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起身到斯米納，距離相當遙遠，因為士麥納的西面是愛琴海，對岸便是雅典。依納爵在斯米納城寫了四封信，分別為《致厄弗所人書》（弗 21.1）、《致瑪尼西人書》（瑪 15）、《致塔林書》（塔 1.1）和《致羅馬人書》（羅 10.1）。依納爵在《致羅馬人書》中敘述，因為路途遙遠，故而這段路程採用了水陸兩種方式（羅 5.1）。

依納爵的囚犯之旅第二站是特羅亞。為依納爵而言，每到新的一站，標示著羅馬越來越近，死亡的來臨也越來越近，但依納爵仍然在特羅亞寫了其他三封書信：《致斐拉德人書》、《致斯明納人書》和《致玻利卡普書》。在致信好友玻利卡普的信中他說道：「遵照天主聖意規定的路程，我應趕緊乘船從特羅亞到納波里去」（玻 8.1）。所以，依納爵的第三站坐船去了位於馬其頓的納波里，最後到達羅馬，接受了殉道的冠冕。

依納爵在書信中講述了路途中遭受了囚犯之苦。其一，依納爵在不同書信中表示鎖鏈所帶來的痛苦（弗 1；瑪 1；塔 12；羅 1；斐 5；斯 11；玻 2），且依納爵必須隨身帶著鎖鏈，生活起居各種

²² Eusebius, *Ecclesiastical History*, chapter 36.

²³ Brent Allen, *Ignatius of Antioch*, p.10.

不便難以想像，而其中不便之一，便是需要他人代筆方可致信不同的教會（羅 10.1；斐 11.2）。依納爵的鎖鏈之苦，令我們想起聖保祿宗徒亦是在囚犯途中，帶著鎖鏈致信地方教會（弟後 2.9）。其二，在《致羅馬人書》中，他描述護衛如同豹子一樣，且惡毒地虐待依納爵（羅 5.1）。士兵押送囚犯的途中，通常會為此差事感覺無聊而戲謔囚犯，更嚴重的是虐待毒打囚犯。故此，依納爵將士兵描述為豹子，可想而知士兵對待囚犯的殘忍程度。

（二）依納爵的靈性之旅

依納爵在囚犯路途中開始準備自己的殉道。由其書信中，他自述將會遭到火刑、十字架和野獸的刑罰（羅 5）。由此可知，依納爵應該知道之前的基督徒所遭受的迫害，因為在羅馬鬥獸場經常使用的方式是決鬥和野獸的刑罰。正如殉道者佩多雅（Perpetua）所經歷的刑罰便是決鬥。那依納爵關於火刑和十字架的刑罰的記憶源自哪裡？尼祿時期對於基督徒的迫害便以此種方式出現，基督徒被綁縛於木樁上，在晚上被焚燒，充當夜燈以照亮道路。²⁴ 基督徒對於尼祿對教會的迫害記憶猶新，通過口耳相傳廣而告知。

羅馬的刑罰是針對人的社會地位而量刑。保祿宗徒是羅馬公民，故而接受了砍頭的刑罰；同一時期的伯多祿卻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砍頭的刑罰是羅馬公民刑罰中的一種；火

²⁴ Tacitus, *The Annals: The Reigns of Tiberius, Claudius, and Nero*, trans. J. C. Yardley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8), p.360.

刑、十字架和野獸吞食並不能加之於羅馬公民身上，因為這是一種公民與非公民身分的標記。²⁵ 特別是主曆二世紀之後，上層社會人士的刑罰主要為砍頭或自殺；而下層社會的人們則要經歷殘酷的暴行，包括火刑、喝鉛水、被釘十字架、被虐至死和被獵狗及野獸撕咬致死。²⁶

依納爵在書信中常提及願意走向殉道之路。是否有人懷疑依納爵無力完成殉道的旅程？因為人的本能便是逃避苦難和死亡。依納爵敘述：「許多人似乎看著我沒有忍受苦難的熱心」（塔4）。對於殉道，有基督徒堅持自己的信仰，也有基督徒否定自己的信仰，正如在小普林尼書信中所提及的一樣。那麼，質疑依納爵的殉道意願便會出現。依納爵也懇求別人代禱，希望自己內外忠勇，堪得基督徒美名（羅3）。依納爵作出最有力的動作，便是禁止羅馬的教友營救他，以此強調自己的殉道精神。由此可見依納爵人性的真實面，他也害怕苦難和殉道，而擔心自己後悔（羅7）。

不同教會派出信徒去探望依納爵，為其帶來了力量和安慰。其他的地方教會亦有主教、神父和教友前來探望依納爵（弗1~2；瑪2）。雖然羅馬教會沒有派人來探望他，從歐洲到亞洲，的確不易，且行程目的地為羅馬；羅馬教會願意拯救依納爵，卻遭到他的反對。菲拉德教會沒有派遣人來探望，估計是該地

²⁵ Michael A. G. Haykin, "come to the Father: Ignatius of Antioch and his calling to be a martyr", *Themelios* 32, no.3 (May 2007), p.29.

²⁶ *Ibid*, p.30.

教會剛剛走上軌道，有了新任的主教（斐 1）。所以，教友的陪同和探視給了依納爵信心和力量，勇氣倍增地走上了殉道之路。

厄弗所是依納爵所熟悉的教會。囚犯路途中，依納爵將士兵描述為豹子，但他對於祭獻的描述是成為獅子口中的麵餅。無論使用何種動物形象，皆指示出一種殉道的心態。依納爵在《致厄弗所人書》中，提及厄弗所是天主致命者必經的驛站（弗 12.2）；這裡他也提及願意效法聖保祿宗徒。對比依納爵和保祿宗徒，彼此有相似的殉道經歷：兩者皆被押送到羅馬，路途中致信於地方教會，遭受旅途的苦難，最終在羅馬殉道。

三、成為基督徒

為信仰而殉道本身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；初期教會不同於其他宗教的標記之一便是殉道，以殉道來捍衛自己的信仰。依納爵認為，基督徒應名副其實地效法基督，在迫害的環境中，殉道是一種艱難的選擇。

（一）效法基督

古代世界對待死亡的態度不同。希臘羅馬文化在文學描述中，強調一種貴族死亡傳統，充滿了榮譽、英雄氣概和愛國情操。²⁷ 猶太哲學家斐洛敘述主曆 40 年左右，猶太人願意為了祖傳的習俗而接受死亡。戴爾都良記述，自稱為基督徒的暴徒

²⁷ Philip F. Esler (ed.), *The Early Christian World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17), p.784.

要求地方總督判處死刑，而總督卻回應道：「無恥之徒，你若願意去死，你可跳崖或上吊。」²⁸ 蘇格拉底之死被稱之為貴族死亡，世界上最早記錄的殉道者，猶斯定稱蘇格拉底是基督之前的基督徒。²⁹ 依納爵會認同這種殉道死亡理念嗎？

主動殉道和被動殉道不同。福音中，耶穌也曾因當局試圖逮捕他而去往了外邦人的區域。沙漠教父聖安當（St. Anthony, 251~356）曾試圖主動殉道，但後來認為主動殉道不符合基督信仰而放棄了。³⁰ 依納爵被捕之前，並未主動尋求死亡，而是堅守自己的牧區；被捕之後，依納爵雖是被迫殉道，但他的言行證明殉道乃是效法宗徒和耶穌的榜樣。現代心理學可能認為依納爵或基督徒殉道乃畸形心態和精神病症狀，甚至認為早期基督徒具有受虐狂的心態。³¹ 有的學者認為依納爵是宗教狂熱分子，精神不正常。³² 但依納爵被動殉道已經表明了基督徒的態度，依納爵並非主動去尋求殉道。

²⁸ *Ibid.*, p.788.

²⁹ *Ibid.*, p.786.

³⁰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, *The Life of Anthony: The Coptic Life and the Greek Life*, trans. Tim Vivian and Apostolos Athanassakis (Kalamazoo, Michigan: Cistercian Publications, 2003), pp.157~158.

³¹ Rodney Stark, *The Rise of Christianity: How the Obscure, Marginal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Dominant Religious Force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a Few Centuries* (Princeton, N.J.: Harper San Francisco, 1997), p.165.

³² Michael A. G. Haykin, "come to the Father: Ignatius of Antioch and his calling to be a martyr", *Themelios* 32, no.3 (May 2007), p.28.

依納爵的殉道是爲了成爲耶穌的門徒。依納爵的殉道很簡單，並不是爲了獲得人世間的榮耀，因爲爲他而言，世界是阻擋他獲得新生命，故殉道給予了依納爵一個效法基督苦難的機會（羅 6.3）。他的行程目的便是與野獸搏鬥，通過死亡而成爲耶穌的門徒（弗 1.2）。依納爵在《致玻利卡普》中提及期待早日進入天主的懷中，成爲真正的門徒（坡 7.1）。所以在依納爵眼中，至少不排斥殉道，方是真正的基督徒。

基督徒必須名副其實，才可成爲真正的基督徒。在《致厄弗所人書》中，他言及基督徒承載著天主和聖殿，乃基督的攜帶者（弗 9）。在依納爵眼中，基督徒反映著基督的光芒，尤其在殉道這一特殊的苦難中，更應效法基督，與基督共同承受苦難和死亡。

（二）為基督而殉道

新約聖經中已經明示異端困擾著初期教會。《默示錄》二～三，作者給予不同教會的信件中明言有虛假的宗徒。保祿在《弟茂德前後書》中提及不要宣講異端（弟前 3；弟後 2.18）；也在《哥羅森書》（二 8）中，勸勉信友避免人的知識。新約的作品幾乎與依納爵的年代平行，故依納爵對這些異端也比較熟悉。那麼，依納爵書信中到底提及哪些異端？

依納爵在塔林和斯米納書中反對幻象論異端。幻象論不承認耶穌具有真正的人性，沒有肉體，故苦難和死亡皆是幻象。

所以，耶穌的歷史性救贖屬於一場假象。³³ 依納爵、玻利卡普、戴爾都良都回應了這個異端，因他們否定耶穌的苦難和復活。依納爵以自己的苦難和殉道來否定這個異端（斯 2~5），堅持走向死亡，通過苦難，他要自己身上再次印證基督的死亡，耶穌基督並非幻象，而是真人真天主（塔 6，9，10）。

依納爵也反對猶太傾向。他在《致瑪尼西人書》（8~11）中認為猶太教是舊酵母，耶穌基督是新的酵母；他也規勸基督徒勿要沉迷於猶太禮儀，要言行一致。而在《致斐拉德人書》（6~9）中，他提及猶太講師如不宜講耶穌基督，則不可聽信他。論及猶太教和基督信仰的關係，依納爵認為猶太教的聖祖和先知皆是為了耶穌基督的到來而作準備。從以上兩書可以看出，當時的基督徒仍然和猶太教理念和習俗彼此有混淆的地方。

有的學者認為依納爵只是反對一個異端，稱之為幻象論猶太主義（Docetic Judaism），或諾斯替猶太主義（Gnostic Judaism）。³⁴ 猶太派認為耶穌只是猶太歷史的一位先知或教師，故而缺乏天主性層面。而幻象論認為耶穌沒有真實的肉體，故而缺乏人性層面。依納爵雖然希望猶太教和基督信仰彼此分離，但其殉道即祭獻的理念成分屬於猶太思想。³⁵

³³ Gregory Vall, *Learning Christ: Ignatius of Antioch and the Mystery of Redemption* (Washington D.C.: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, 2013), p.69.

³⁴ 同上。

³⁵ W.H.C. Frend, *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: A Study of a Conflict from the Maccabees to Donatus* (Oxford:

依納爵的時代因各種因素面臨著殉道的危機，他提出成為基督徒的一個要素，就是效法基督，無懼殉道。雖然依納爵在信件中提及異端對教會的危害，但他主要是為了見證基督的真實人性而駁斥幻象論，以殉道去證明基督的人性。依納爵可能是以殉道反駁異端的第一人。

四、與基督合一

依納爵書信中，對聖事給予了重要的描述。基督徒對他所言及的「成為獅子口中的麵餅而祭獻於天主」這一名句記憶猶新，他以此來表達與基督的合一。他對永生的渴望，是合一的另一個素描，希望藉著殉道而走向天主的懷抱。

（一）聖事的合一

依納爵強調教會的合一。教會的合一是依納爵書信的主題之一，因著異端和殉道所帶來的困惑，為地方教會製造了混亂，故而依納爵多次強調以主教為核心的教會。首先，依納爵建構主教的權威，信友應聽命於主教（弗 2.2，4.1），因主教代表基督，服從主教便是服從天主（弗 5；塔 2；斐 3，7）。第二，沒有主教的臨在，聚會或開會皆是無效不合法，以此來加強主教的管理權（瑪 4，7；塔 2，7；斐 4）。哪裡有主教，哪裡有教會；沒有主教，不可洗禮，不可發起愛德的活動，一切皆應獲得主教的許可（斯 8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初期教會的聖事和管理，在依納爵的書信

中得以重建，以避免教會的分裂。

依納爵以感恩祭來表達合一。首先，他描述感恩祭的遊行禮，以表達彼此的一致，強調隊伍整齊美麗，以彰顯基督（弗 9）。當然，遊行是一種社會常見的現象，常見於皇帝和地方官舉行的活動中³⁶；而依納爵所舉行的禮儀遊行也已經成為教會的慶祝活動，場面亦相當隆重。其次，依納爵強調彌撒的整體合一，熱心舉行感恩祭，一個耶穌基督的身體，同領受一個聖爵的血，在一個祭臺上獻祭（斐 4）。第三，他以彌撒歌詠團來描述彼此的合一，強調衆人一心一體，同聲同氣，讚美天主（弗 4.2）。

依納爵最爲有名的格言，便是成為天主的祭品。他希望以自己的血當作葡萄酒祭獻給天主，祭台已經準備妥當，彼此組成一個歌詠團，與耶穌基督一起讚美天父（羅 2.2）。他指出：我是天主的麥粒，借用野獸的牙齒而磨成麵粉，做成基督聖潔的麵餅，成為天主的祭品。如此心甘情願為天主犧牲性命，身形消失，便成為真正的門徒（羅 4）。為依納爵而言，殉道便是效法基督，而成為麵餅，便是與基督合一，他以聖事角度詮釋信徒與基督的合一，不僅具有救恩層面，也具有末世論的層面。

（二）依納爵的末世論

學者們對依納爵的末世論的認知不同。第一組學者認為，依納爵呈現以基督為中心和歷史特徵的末世論。第二組學者認為，依納爵所呈現的宇宙性末世論是次要的，而更大程度是個

³⁶ Brent Allen, *Ignatius of Antioch*, p.76.

人性的救贖幅度。第三組學者認為，可以在依納爵的信中發現世界末日和希臘化的末世論思想。³⁷ 無論如何區別依納爵的末世論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對復活和天堂的期望。

依納爵論及時間的幅度有兩種選擇。他認為，時間的期限已經來臨，要麼珍惜天主的恩寵而走向天主，要麼面臨天主的震怒和永火的刑罰（弗十一1，十六2）。根據康維（Virginia Corwin）的說法，依納爵提及天主的震怒和永火的刑罰，具有猶太末世論陷阱的說法。³⁸ 到底該如何理解依納爵所提到的時間？因為初期教會的信徒一直在期待耶穌的再來。另一個衍生的問題是，耶穌的再來與世界末日是否存在必要聯繫？因為耶穌的第一次來臨帶來了救恩，那麼耶穌的第二次來臨應該延續第一次來臨的工程——救恩。

依納爵表達了殉道是進入天堂的門階。他勸勉羅馬的教會勿要營救他，因為塵世的物質會阻擋他獲得新生命和進入聖潔的領域（羅六）。在他眼中，殉道便是與天主同在的保障（斯4）。所以，依納爵非常確信自己將會升到天主父的懷中（塔12~13）。

依納爵描述基督帶來了永恆的生命。在他筆下，他以耶穌誕生之際，星空所出現的奇異景象，去描述耶穌所帶來的永生的新天地。死亡的廢止，意味著人將獲得永遠的生命（弗19）。

³⁷ Albert Osger Mellink, *Death as Eschaton. A Study of Ignatius of Antioch's Desire for Death* (Amsterdam: in eigen beheer, 2000), p.321.

³⁸ Gregory Vall, *Learning Christ*, p.364.

費迪南（Ferdinando Bergamelli）描述依納爵的末世神學為「宏大的神視」，天主聖父是世界萬物終極的來源和歸宿。³⁹ 而依納爵的末世論最終視野回到了聖事性層面，強調聖體乃永生的良藥，消除死亡，養育生命，和耶穌結合一體，同享永生（弗 20）。

結 論

殉道為廿一世紀的基督徒有什麼作用？尤其在歐美，為信仰而殉道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。但在其他地區，似乎殉道的可能性比較大，特別是恐怖主義所帶來的恐懼。

依納爵為教會留下了豐富的遺產。他加強了教會的聖秩，以主教為核心的教會。他為了反對異端、為教會的合一，而留下了書信，為日後的信經給予了基本的架構。基督徒一詞出自安提約基雅，依納爵也為教會留下了「大公教會」一詞。

依納爵的殉道之旅，讓我們看到殉道者的心路歷程。他非但沒有拒絕殉道，甚至對殉道迫切渴望，這源自他對耶穌基督再次來臨的篤定，源自他對永恆生命的希望。依納爵的殉道理念，為現今廿一世紀科學至上、物質至上和享樂主義提供另外一種新生命的解讀。

³⁹ Gregory Vall, *Learning Christ*, p.359.